

孙显元著

MAOZEDONG
BIANZHENG
LUOJI
SIXI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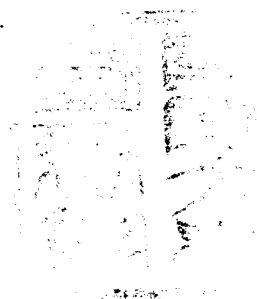
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

孙显元 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1993·合肥

(皖)新登字 08 号

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

孙显元 著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 230026)

电子工程学院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32 印张: 9.125 字数: 233 千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ISBN 7-312-00407-5/A·2 定价: 6.00 元

内 容 简 介

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学的继承和发展。作者根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和实践活动,总结了毛泽东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实际过程中所运用和创造的辩证逻辑思想,从概念的内在矛盾出发,阐述了概念的逻辑,即思维的矛盾法则;以概念逻辑为轴心,展现出研究逻辑和叙述逻辑,从而揭示思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运动和逻辑规律、规则转化为逻辑方法的实际过程。书中还叙述了毛泽东逻辑思想的演变和发展,以及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相互关系的精辟观点。作者提出一系列有创见的看法,对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作出了新的概括,对我国辩证逻辑的研究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2F96/20

前 言

中华民族逻辑思维的新高峰

凡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的人，都会深深地体会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文艺思想等，是非常光辉的，在这些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辩证逻辑思想也不例外，同样做出了伟大贡献。

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辩证逻辑思想，并成功地应用于思维过程，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为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因此，我们应该潜心地研究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努力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

大家都记得恩格斯的名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我们的国家，过去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要在这个东方的大国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必然要处理和解决一系列极其特殊而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是未曾遇到过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成为中国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式，这是一件特殊困难的事业。正如刘少奇所说的：“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和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这不但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及指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及其发展作精确的科学分析，而且对无产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要具有百折不挠、移山填海的无限忠心，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创造和群众的将来，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①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出色地、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伟大事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毛泽东能够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难道不就是他运用辩证思维所获得的结果吗？难道在他的科学著作中，不能反映出这种辩证思维的规律和方法吗？我们坚定地相信，既然毛泽东如此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各种复杂的问题，在他的科学著作中反映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辩证思维的规律和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毛泽东有极其丰富的辩证逻辑思想。只要细心地学习和研究，我们是能够把这份宝贵的遗产发掘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它在每一表现中都带有必须的中国的特色，使它成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

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研究工作，对我们从事辩证逻辑研究的人，是一个极大的教育。我们在过去的辩证逻辑的研究中，很少结合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我们中华民族是有光荣的辩证思维传统的古老民族，毛泽东的辩证逻辑思想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辩证思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在辩证逻辑的研究中，探讨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辩证逻辑思想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我们又不能像毛泽东所批评的“言必称希腊”那样，言必称黑格尔，把自己的老祖宗都给忘掉了，甚至还把毛泽东著作中的逻辑思想，都纳入黑格尔的轨道，完全抹煞了我们自己民族的特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思维，是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发展的最高峰，也是历史上的理论思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我们应该总结这一份遗产，使辩证逻辑科学带上中国的特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也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辩证逻辑思想。

当前，辩证逻辑科学面临着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辩证逻辑的一般原理具体化。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我们青年要在这上边来学习。”^①毛泽东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学，但是，他为我们留下了像《论持久战》这样一系列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对辩证逻辑的应用，都是辩证逻辑的普遍原理的具体化。研究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具体化的问题，使辩证逻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研究表明，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辩证逻辑思想，引用了他们的许多论述，进一步发挥他们的一系列观点，增添了新的内容，从而构成了他自己的辩证逻辑的科学体系。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6页。

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①辩证逻辑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领域，我们同样应该在辩证逻辑这个领域中，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这也就是本书所要作的一个尝试。

虽然毛泽东没有留下辩证逻辑的科学专著，但是，在一系列的著作中，他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深度，谈到了辩证逻辑的各种问题。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都可以看作是应用辩证逻辑学，其中包含有丰富的辩证逻辑思想，有待我们去研究和发掘。因此，对毛泽东著作中的辩证逻辑问题，作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种研究和分析，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不仅有丰富的辩证逻辑思想，而且也确实存在着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

怎样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

首先必须指出，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的学习和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列宁，而是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我们不能从黑格尔那里找到几个观点，又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找到另外几个观点，然后将这些观点编织起来，设计了一个所谓辩证逻辑的框架，把毛泽东著作中的一些材料和观点，纳入到这个框架中去。这种方法，是根本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倒不是因为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观点不正确，也不是不能引用他们的观点，而在于这种方法不是从毛泽东著作的实际出发，不能反映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的实际情况。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我们应该到毛泽东著作中寻找他的辩证逻辑思想，而不能从其他理论家那里去找毛泽东的辩证逻辑思想。当然，在这里丝毫也没有贬低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辩证逻辑思想的意思，恰恰相反，在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1页。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联系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分析辩证逻辑思想的历史发展。

其次，我们要从毛泽东如何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问题出发，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是如何运用辩证逻辑思想的，并从中总结出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辩证逻辑同形式逻辑一样，它首先是研究的工具。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为我们党制定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路线和政策，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他所运用的方法，就是辩证逻辑的方法。因此，在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解决中，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而且它还带有中国的民族特点。

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我们对它的学习和研究，并使之发扬广大，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必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而且，吸取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也必将能够促进辩证逻辑学科研究，使辩证逻辑成为一门专门的逻辑科学。

本书的第一稿是在1980年完成的。由于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在完稿以后，搁置了十多年。在这期间，对辩证逻辑的基础理论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我又根据这种研究的新成果，重新研究和思考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又经过了十二年的思考，获得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内容。为了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我将这部稿子修改出版。在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也反映了他们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望，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孙显元

1992年国庆节

目 次

前 言	中华民族逻辑思维的新高峰	(1)
第一章	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1)
1	逻辑能祛学之难	(2)
2	消除对形式逻辑的误解	(5)
3	不能把形式逻辑混同于辩证法	(8)
4	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的科学	(13)
5	辩证法也就是辩证逻辑学	(17)
6	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区别	(22)
7	辩证逻辑与认识论的一致	(27)
8	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是最根本的问题	(31)
9	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的基本内容	(36)
第二章	概念逻辑	(41)
10	概念、思维 and 对象	(42)
11	概念要明确	(48)
12	抽象概念和具体概念	(54)
13	概念的内涵结构	(60)
14	概念间的关系	(68)
15	概念二重性的逻辑公式	(73)
16	概念的流动性	(79)
17	运用概念，多谋善断	(86)
18	概念内涵矛盾展现为正反命题	(92)

19	概念转化构成推理	(97)
20	物极必反的推论	(102)
21	思维矛盾运动的命题系统	(107)
22	科学规律也是思维形式	(112)
23	概念的联系构成科学规律	(116)
24	应用规律于行动	(120)
25	理论的概念体系	(122)
第三章 研究逻辑		(126)
26	什么是研究逻辑	(127)
27	研究的逻辑起点	(130)
28	如何寻找研究起点	(132)
29	研究的逻辑阶段	(136)
30	研究的逻辑终点	(141)
31	研究过程中的思维矛盾	(144)
32	概念生成的逻辑	(149)
33	研究过程中思维的飞跃	(153)
34	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逻辑形式	(157)
第四章 叙述逻辑		(162)
35	叙述的思维程序	(163)
36	问题和根据	(168)
37	中间和结尾	(172)
38	叙述结构的类型	(176)
39	中心范畴	(181)
40	起始范畴	(187)
41	起始范畴和中心范畴的确定	(192)
42	让抽象回到具体中去	(195)
43	逻辑终点	(199)

44	思维的上升运动	(205)
45	逻辑中项	(212)
46	叙述中的论证	(217)
47	把实践包括到论证中去	(222)
48	辩证法的叙述方法	(228)
第五章	逻辑方法	(232)
49	辩证法是逻辑方法	(233)
50	逻辑方法的构成	(236)
51	比较方法	(239)
52	比较的分类	(243)
53	思维形式和观察事实的比较	(248)
54	抽象方法	(253)
55	概括方法	(257)
56	分析方法	(259)
57	综合方法	(265)
58	归纳和演绎的整体方法	(269)
59	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	(273)

第一章 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逻辑”一词，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包含有不同的涵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在古代，世界上出现了三大逻辑传统，即中国逻辑传统、印度逻辑传统和希腊逻辑传统。古希腊最早出现的逻辑系统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其中最基本的是三段论理论。现代逻辑就是希腊逻辑传统的发展。在这种逻辑传统看来，所谓逻辑，就是一门以推理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

从康德创立先验逻辑以后，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理论，建立了思辨逻辑，全面地和系统地阐述了范畴形式的逻辑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理论，从而也继承了思辨逻辑的积极成果，把它发展为辩证逻辑，研究思维辩证发展的具体形式。

列宁继承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把辩证逻辑称作马克思主义逻辑，并提出了著名的辩证逻辑四点基本要求，以及辩证法、唯物主义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同一”的思想，推进了辩证逻辑的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们的理解，辩证逻辑就是辩证法的逻辑，它的任务是刻划思维形式发展中

的辩证内容。对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并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学点逻辑，在实际的思维过程中加以深刻领会和灵活应用。

毛泽东是辩证法家，并不是一位逻辑学家。他多次表示：“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①。但是，他对逻辑问题的看法是极其深刻的。例如，他肯定形式逻辑只管思维形式，不管思维内容，形式逻辑没有阶级性，三段论推不出更多的新知识，等等，都是至理；从辩证法方面刻划辩证逻辑，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相互关系的论述，等等，都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思想材料。

我们在具体地研究毛泽东辩证逻辑思想之前，对毛泽东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总体看法，应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在把握了毛泽东对逻辑的总体看法以后，对于具体逻辑问题的研究，就会有更为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立场。

1 逻辑能祛学之难

毛泽东在早年时期，就非常喜爱读书。1912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第一中学。学习不到半年，便获得了高才生的称誉。由于他爱好文学，有一位国文教师借给他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读了这本书以后，他感到在学校上学，还不如自学。于是，他就退了学，开始了自学的的生活。

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毛泽东介绍了这一段学习生活的情况。他说道：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4页。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我入学六个月就退学了，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①

这里所说的《逻辑》，可能是指密勒所著《逻辑学体系：演绎和归纳》一书，严复将它译为《穆勒名学》。斯宾塞所著的是《社会学研究法》，严复译为《群学肄言》。西方逻辑学的第一个中译本是在1623—1630年间，由傅汛济和李之藻合译的《名理探》，它是17世纪初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耶稣会会士的逻辑讲义，内容比较陈旧，还处处掺杂着神学的说教，虽然其原名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但并非全面叙述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实属于经院哲学的逻辑学。不过，它到底是第一次把西方逻辑学输入中国，对于中国逻辑学的发展还是有意义的。《穆勒名学》一书是在1905年出版的，它是毛泽东所读到的第一本逻辑学的书。密勒的逻辑学虽然没有完全排斥演绎逻辑，但对演绎逻辑做了严厉的批评，以更多的篇幅叙述了归纳逻辑。全书包括六个部分，严复只译出一半，其中包括演绎逻辑的全部和归纳逻辑的一部分。毛泽东从这本书中接受了西方的逻辑观点，把形式逻辑看作社会科学的基础。

《群学肄言》认为：群学，即社会学，是一切科学的汇归。在这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本书中，斯宾塞把科学划分为三类：一类是玄科，其中包括名学（逻辑学）和数学，由于它们都带有思辨性，十分抽象，因而称它们为玄科；另一类是著科，以具体的事物为对象，称为博物学；介于玄科和著科之间的，称为间科，即化学、力学（物理学）。斯宾塞认为，这三科之间的关系，是由玄渐及于著，人的理性思维的发展也是这样。要研究社会学，首先要掌握这三科。“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正是这个原因，他认为“盖群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毛泽东读过《群学肄言》，颇有心得。他在给肖子升的信中说：“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翳、智核，心物相对者曰学诂、国拘、流桔、政感、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娑，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就是说，只有学习了三科，才能祛学之三难，表明逻辑学对于科学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掌握其他科学的一种工具，也是祛学之难的手段。

1920年7月，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瓚从法国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认识和判断中的四种错误。毛泽东给以逻辑分析，企图指出这四种错误的原因和性质。他说：“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我近来常和朋友激烈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以部分概全体，以一时概永久，有形式逻辑的问题，也有辩证逻辑的问题。前者表现为量的不同，后者表现为质的差异。虽然毛泽东当时尚未明示这种具体的内容，但是，只要由此继进，这个结论是不难获得的。

毛泽东青年时期重视逻辑学的学习和应用，对他以后的社会问题研究和中国革命理论的创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此而形成了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是最根本的问题的看法。他在自己的演讲和论著中，无不应用逻辑学，并多次号召大家学点逻辑，把它作为研究和叙述的思维工具，把它作为辩证法的辅助方法。

2 消除对形式逻辑的误解

作为思维形式的科学，形式逻辑的公式： $A=A$ ，要求思维的一贯性、确定性和不矛盾性，而不是否认现实的矛盾。如果用 $A=A$ 这个公式看世界，就会否认现实世界中的矛盾，这时， $A=A$ 就不再是形式逻辑的公式，而成为形而上学的公式了。所以，把形式逻辑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法论，就会必然地导致形而上学的错误。

列宁在批评布哈林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衷主义错误时，指出：“形式逻辑……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作出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末我们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个指出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①形式逻辑仅仅以作出形式上的定义为限，如果超出这个限度，把它作为观察现实世界的思想方法，必然要导致折衷主义和形而上学诡辩。列宁所批评的，正是布哈林的这个错误。后来，德波林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受到了斯大林的批评。

由于上述的原因，在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把形式逻辑作为形而上学来批评。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在当时编写的哲学教程和著作中，都把形式逻辑作为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论加以否定。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中说：“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例如，动物界中某种动物为他种动物所灭亡，这是否定。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3页。